

梁海峰★著

革命熔炉

火最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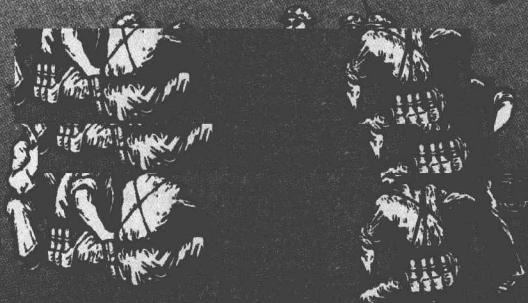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梁海峰★著

革命熔炉

火最红

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革命熔炉火最红: 中篇小说/梁海峰著. —北京: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095 - 2518 - 0

I. ①革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3669 号

责任编辑: 王 颀

责任校对: 杨瑞琦

封面设计: 九州设计

版式设计: 汤广才

插图: 王小钦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

URL: <http://www.cfeph.cn>

E-mail: cfeph@cfeph.cn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: 100142

发行处电话: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: 64033436

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 × 960 毫米 16 开 16.25 印张 172 000 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涿州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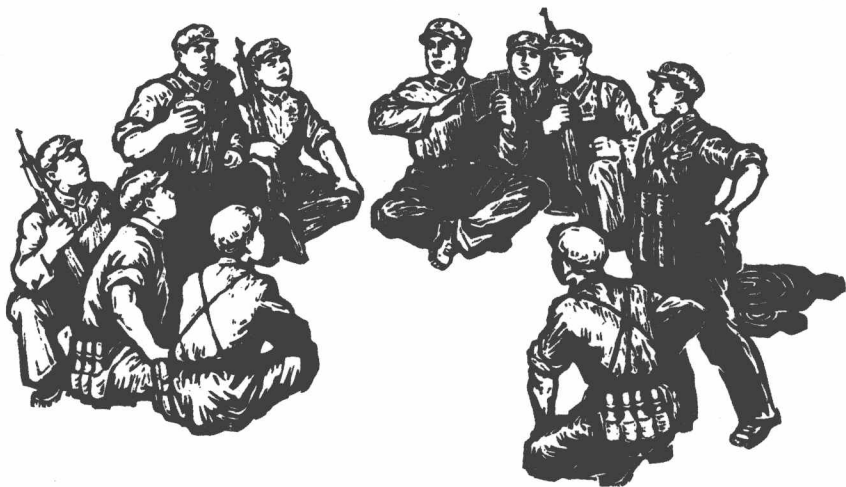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 - 7 - 5095 - 2518 - 0/I · 0014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本社质量投诉电话: 010 - 88190744

目 录

- 一、连队给拉跑了/3
- 二、营长号称“老爷子”/11
- 三、连长是条“革命硬汉”/31
- 四、上士是个“操蛋兵”/49
- 五、胜利喂出了连队的士气/75
- 六、文书是个“狗头军师”？/97
- 七、拖不垮的连队，冻不死的兵/125
- 八、“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”/153
- 九、毛牛备下子弹了/177
- 十、副参谋长是步校的教官/199
- 十一、“老狼”来了/221
- 十二、连支部的党员发展会/249







一、连队给拉跑了

“好他个赵大江，敢擅自把队伍拉跑了！”三营长孙福林气急败坏地拍着屁股、跳着脚地大骂。他站在营部院子里，指着通讯员喝问：“你他妈的，昨晚上的通知到底给七连送到了没有啊？！”

“营长！”通讯员急得带出哭腔：“七连长在签收簿上签了字呀！不信你看嘛。”

“妈的赵大江，他活腻了！这是找着蹲笆篱子（监狱）。”孙福林切齿骂着七连长赵大江，掉转头，冲着早操遛马回来的营部通讯班长大吼下令：“你快，给我骑上马去追！必须把七连给我追回来。”

“是！”通讯班长二话不说，跳上营部的黄骠马，掉头冲出营部院子。

黄骠马四蹄翻飞，卷起一路烟尘，风驰电掣而去。

暮秋时节，秋收已过。华北平原上一派空旷肃杀气象。一弯冷月高挂，钩启黎明前的夜幕，将万物染上青冽的霜色。大地上阵阵寒风飒然掠过，扯动得大道旁的树枝和残叶发出“呜呜”沉吟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九一团七连疾进在这片广袤的



原野上。

这是一段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虽平淡无奇却也历久弥新的故事。

是年为公元1972年，七连的任务是在柏各庄军垦农场搞生产。

“南有南天洋，北有柏各庄。”当年的柏各庄农场，以“盐碱地上稻花香”闻名全军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军队依然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。当兵的伙食标准是每天四毛六分钱，“三钱油，五钱盐，一斤半粮食。”赶上三年自然灾害，他们为填饱肚子同样犯难。那时部队训练结束，每人都要去掐把野菜带回营房，伙到粮食里煮野菜粥。

喝野菜粥管够不顶饱，是个骗自己的办法，战士们的肚皮越喝越大。一顿喝下五六海碗的菜粥，不出一个小时就全往下走了水。几天下来，兵们都饿得饥肠如鼓，个个眼睛发绿，再饶不过可吃的东西。

于是到1962年，师里为落实毛主席“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、工作队、生产队”的指示，命令部队开进了这片沉寂千年的盐碱滩。他们开沟挖渠，引水压碱，历经数年开垦，造就了这个盛产优质“小站稻”的万顷农场，解决了部队吃饱肚子的问题。

这农场的来水渠有一段经过一带沙丘，年年要挖沙清淤，才能保证来年引水顺畅。是年收了秋，团里把清沙施工的任务派给了七连，还“加强”了特务连的工兵排来。

此时，七连就是行进在赶往施工地的途中。

神色庄重、闷头儿走在队伍最前面的，正是七连长赵大



江。他身后跟进的连队按序列排列，显得高矮参差，有点散乱。弟兄们身上只背了轻武器，脚步比较松快。整支队伍里没有人说笑，大家都默默无语，步履匆匆地一个劲儿赶路。

确定了施工任务和出发时间后，七连就作了安排。除火箭筒四排留守外，其余三个步兵排整装待发。昨晚团里组织全团在大操场看电影，是最新进口的朝鲜故事片《卖花姑娘》。临出发前，营部通讯员送来通知：因开赴施工地的调动令尚未接到军区司令部批复，七连明早暂时待命。赵大江匆匆看过签上字，就拉着连队奔了团部大操场。

五个多小时的电影看完，回到营房已是深夜。满脸泪渍的赵大江懒得洗脸，吞下两片安眠药，就上床睡了。清晨五点，司号员按原定计划吹响了起床号。赵大江早把通知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爬起身集合队伍就出发了。赵大江尚未觉察到自己工作上的疏忽。他和他的连队都依然沉浸在对昨晚电影的回味中。说实在的，那部电影的魅力太大了，在当时绝对“感动中国”！在那个物质和文化生活都极为匮乏的年代，偶遇一次文娱“大餐”，任何人都会被“麻翻在地”，心神错乱的。当时中国的电影只有“新闻简报”，电影明星只两人——周恩来接见外宾、西哈努克在中国游山玩水。这部号称“悲剧艺术经典”的《卖花姑娘》骤然登陆中国，当即招得八亿人民泪雨滂沱。所有人在看这部电影时，全是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哭得一塌糊涂，看过后全都持续伤感到找不着北，想想依然要鼻子发酸。要不赵大江怎么会对自己的过失浑然不觉，七连的弟兄们也全在闷头行军不吱声呢？他们的脑子里已经集体进水，全让《卖花姑娘》泡发了。

赵大江哪里晓得，在这日子口上的工作疏忽，已是触犯



了罪不可恕的军法！

一年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，发生了林彪集团策动武装政变的“九一三事件”。此时的军队内部，依然处在防范内乱最为紧张和敏感的时期。

林彪集团不仅是军事集团，而且制定有发动武装政变计划的纲要性文件——“五七一工程纪要”（意为“武装起义”）。他们计划在1971年秋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动手：先是用轰炸机强击毛泽东的专列，再以埋伏的特种部队用火箭弹实施第二次打击，最后用强力炸药销毁一切罪证。所幸一些蛛丝马迹引起毛泽东的怀疑，他突然决定提前返京，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林彪认为罪行败露，于九月十三日夜抢了架飞机仓皇出逃国外，最后摔死在蒙古国的沙漠中。

策动军队叛乱的“九一三事件”，为中共自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，中央立即对全军部队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掌控和整肃。中央军委发出了“一级战备令”，严密防范全军部队的任何异动。

尽管等同于战争状态的“一级战备令”已经解除，但即便是在平时，擅自拉走一支部队也是为军法所不容的。触犯军法不同于犯错误，犯了错误至多是背个处分，在批评会上让人点着鼻子整治一顿。触犯了军法可了不得！其下场是被军事法庭的宪兵“啪、啪、啪”将领章帽徽一撕，抖出法绳五花大绑地捆了，押走执行军法！

唉，七连的这帮傻小子们呀！

连队急行至天光放亮。文书徐小斌迎着扑面的晨光，从队伍的后面大步赶了上来。他靠近赵大江，小声提醒说：“连长，都走了一个多小时了。咱不休息休息么？”



赵大江猛地回过神儿来。他跨到路边站住，抬头望望展亮的天色，再看看手表。他犹豫着问：“我们走出来还没有二十里路吧？”

“嗨！连长，你急啥呀？心里光念叨‘（卖）花姑娘’了吧？”徐小斌凑趣地笑道：“这速度快跟强行军差不多了。您在前面倒是大步走着，人家后面三排的弟兄们得小跑才跟得上。总共也就是八十多里路，早到点、晚到点还不都一样？”

“不行！”赵大江断然否决，他很反感徐小斌这种满不在乎和在他面前主张意见的作风。徐小斌的话，反倒令他放弃了休息一下的想法。他瞪起眼睛道：“你少讲点怪话！连队是在执行任务，松松垮垮了不行。早到了，也好早做施工准备么。”

过午，七连到达了施工驻地王家坨村。

队伍刚分好房子住下，就见村口开来了一辆吉普和两辆解放卡车。两辆卡车上，一辆载了特务连的工兵排，一辆载了七连的炊事班和全连的背包、给养。汽车在村口打麦场边停住后，三营长孙福林率先从吉普车里钻出来，跟着从后门跳下两个身材高大、军容整洁的军官，不苟言笑地站定在孙福林身后。

七连的兵正在打麦场上用麦秸编垫在铺下的草帘子，见营长坐了吉普车来，感到诧异。

那年头遵照林彪“团以下，骡马化”的指示，步兵团的运输全靠马拉大车。全团仅有一辆配给团首长的北京吉普，是唯一的机械交通工具。这次施工是给农场出公差，农场派汽车送来被服给养理所当然。却不知为何，今天营长能



有资格享受团首长的待遇？

孙福林是个宽肩乍背的山东汉子。他三十出头年纪，在营里号称“老爷子”。如果就他受胃溃疡折磨而微见驼背的形象，又总好背手走路的架势看，倒还真装得像那么回事儿。

孙福林下车后撇眼看了，掏出盒一毛三分钱的“永红”牌香烟点上一支。他发狠地猛吸两口，一点儿不带糟踏地全闷进口里，再裹动舌头将烟在口中搅了，贪婪地全部吞下，少倾，才见他鼻孔中徐徐飘出几丝烟气。

孙福林扫视过麦场上的兵，检中站起身的文书徐小斌，发话喊他快过来。

徐小斌跑过来立正敬礼。不待他开口，孙福林牵拉着脸问：“七连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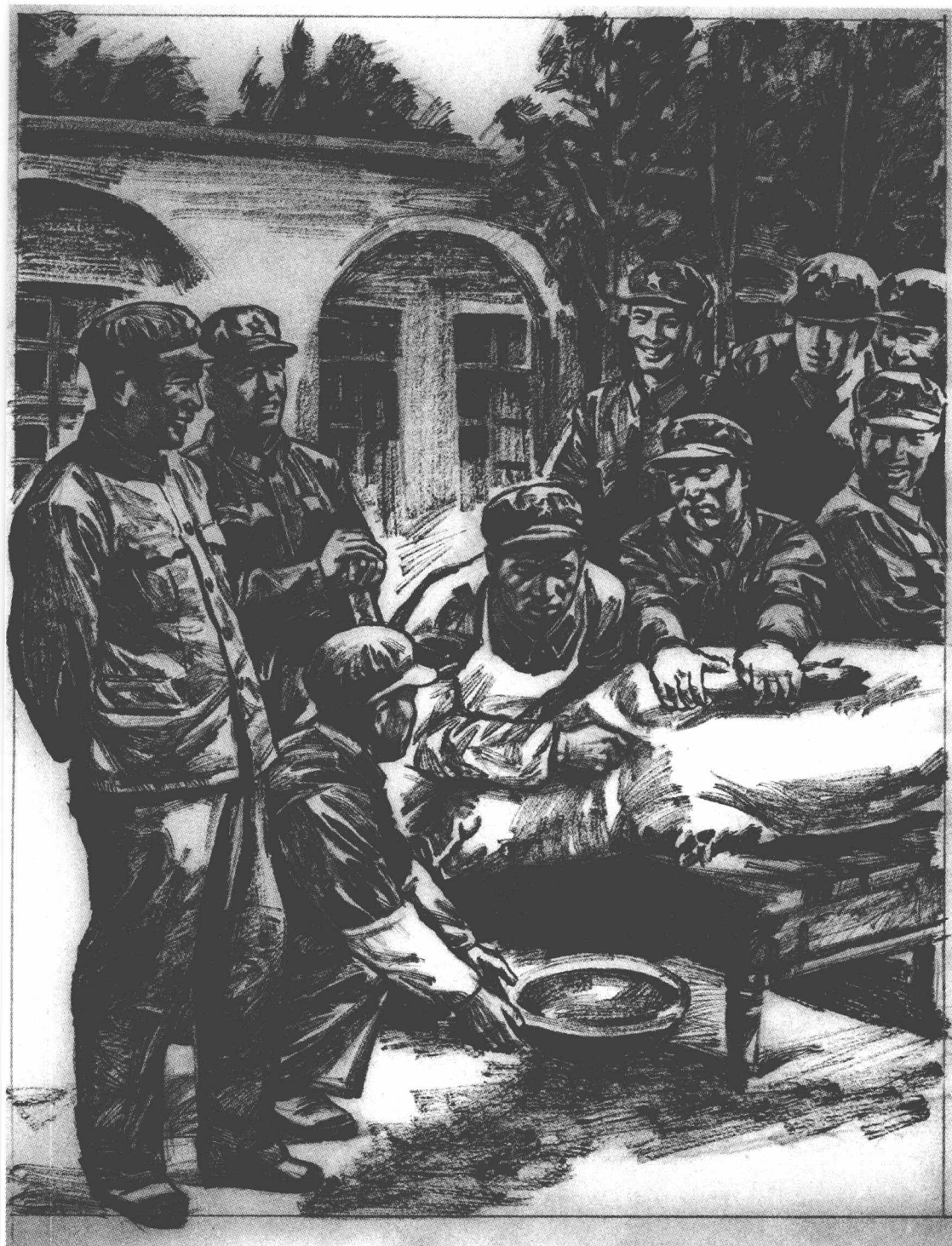
徐小斌大声报告：“报告营长，我们连一点二十分到达，刚刚安顿好，正在整理内务。”

“你们连长赵大江呢？”

“报告营长，我们连长刚才下到各班驻地去看看了。”

“去！马上找到他，叫他跑步到这儿来见我！”

“是！”徐小斌见营长的脸色吓人，先自感觉紧张。他再悄悄打量下营长，又觑一眼那两名军官，赶紧转身跑进村里。





二、营长号称 “老爷子”

孙福林抽着烟，原地转磨地等赵大江。

孙福林是1958年的兵，为人勇武，性情刚毅，肩上扛过几天少尉肩章。他入伍后秉承“军人凭武功报效国家”的理念，在锻造自己身手技能上，着实吃过一番苦。1965年全军“大比武”时，他在军里得了刺杀比赛第一名，被军党委授予“军事技术标兵”；而后又被选拔进给军委首长做表演的“尖子班”。

尖子班的兵非常人所能胜任。他们个个身怀绝技、武功超群。这等军事技能，绝非时下武侠秀的花拳绣腿，凭的是真刀真枪敢玩命！他们汇报表演的一个作训科目，是全副武装从四层楼的楼顶，不加任何保护地飞身扑向二十米开外的一排大树；在飞至树尖的瞬间抓住树梢，借助树枝的弹力落地站稳，而后迅即展开一系列突击动作。

孙福林在一次给军委首长的汇报表演中，因树干意外折断摔到地上，被摔裂了小腿骨。他却像根本没事儿样咬牙起身，坚持做完后续动作，跑步回到队列中站定。直至首长们接见并跟他们亲切握过手走了，孙福林才昏倒在队列里。因此，他被军党委授予了二等军功。



孙福林敢于自称“老爷子”摆谱，凭的就是他在全营、乃至全团唯我独有的这点儿资历。人生在起步阶段所受到且受惠的教育，往往给人种下终生不渝的信念。孙福林所恪守的信条是：当兵的就要发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，练就过硬的军事技术保家卫国；要敢于把心里争第一、当标兵的念头公开喊出来，绝不给自己留下服输的退路！

正是这种凡事认准了就“一根筋”到底的犟脾气，筑就了孙福林在军旅生涯前期的一路飘红，从七连的排长、连长，而至越级提拔为营长。也因了他有资本公开宣示要“发扬光荣传统”，使得他和营部的黄骠马，在团里成为众认的标志性符号。那匹黄骠马也是在“大比武”时，得过军里骑兵通讯员比赛第一名。孙福林对此十分享受，觉得这种英雄与骏马既是命定缘分，更是绝配，便添了到哪儿都骑着黄骠马的嗜好。可是近年来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和黄骠马这一对老“光荣”，似乎有点儿“过气儿”，在部队里越来越“不得烟儿抽”。这令他暗生“廉颇老矣”的感慨，更加深了对黄骠马英雄相惜的依恋。

其实这事儿的缘由显而易见。早在孙福林当上营长前，部队形势就起了重大转变。正规化建设的“老一套”，已经让位于“政治挂帅”的新方向。光知道喊打喊杀地练把式，您那叫“单纯军事观点”！可似孙福林这号认准了就“一根筋”的主儿，必是有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傻气。他这种不识变通的性格缺陷，极易被上级当成是骄傲自负、保守抗上。对此，上级没少给过他警示：不要吃老本，要立新功！孙福林多少也明白形势已经改向，也有想再立新功的想法，想再挣出表现来以利进步。可他这秉性难移的臭毛病，就是



不跟劲！哪次都是在即将“露脸儿”的最后关头，自己犯糊涂把事情给彻底搞砸了。

那次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：广大干部下放劳动，这对干部是一次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。团政治处要写上报的“部队情况反映”。听说三营长上午下稻田参加了劳动，赶着大中午地打电话采访他，请他谈谈体会，以作生动事例写进材料。正午睡的孙福林给喊起来听电话，当即十二分恼火。他脑袋里朦胧的想法：参加劳动很正常么，跟最新指示有什么关系？就对着话筒发脾气：“体他妈什么会的体会？我的体会就是：劳动就累，累就难受！”

这还了得！竟敢公然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恶毒攻击！绝对是“反革命”，还是逮的现行！好在团里知道他就这“老逆”的脾气，脑后有反骨好抗上。团里虽然对这事儿没追究，但显然是更加对他丧失了信心，内定为：孙福林同志属于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啦。

孙福林倒也有自知之明，当营长三年了还没见“动静”，估摸自己的军阶怕是升到了头。想来自己一个挺惯了腰板的人，愣要折弯下来就乎，怕是再装也不像那回事儿。他索性爱谁谁了，干脆由着性子耍了，还就是躺在过去的“老本”上，等着组织上给办转业！于是孙福林开始在营里自诩为“老爷子”，也名副其实地玩起“老爷子”作风。上有所好，下必恭顺，何况人家营长本来就当之无愧。于是三营的弟兄们真就认可了他是“老爷子”。

孙福林此番窝着火来七连，倒也并不全是为赵大江工作过失一事。对于现任连长赵大江，他并不非常在意。赵大江不是他亲手带出的兵，离“战友战友亲如兄弟”还差着点